



学灯文丛
丁东扬生主编

披沙简金

陈漱渝

中国工人出版社

披

披沙简金

◎ 陈漱渝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披沙简金 / 陈漱渝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1.9

(学灯文丛)

ISBN 7-5008-2547-1

I . 披... II . 陈... III . 作家 - 文学研究 - 中国 -
现代 IV .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4866 号

披 沙 简 金

陈漱渝 著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 刷: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300 千字

印 张:12.5

印 数:1~5064 册

ISBN 7-5008-2547-1/I·682

定价:18.00 元

学灯文丛缘起

□ 丁东 王建勋

2000年夏季，我们二人商议，组织一套学者思想随笔丛书，以“学灯”二字为题。

“学灯”，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

你可以想象，一个学人，在灯前夜读，记录下思索的心得。

也可以想象，思想像一盏灯火，引导人们在学海里泛舟远航。

“学灯”并不是我们二人创造的名词。20世纪上半叶，上海《时事新报》有过一个副刊，就叫“学灯”。它诞生于新文化运动兴起的1918年，几经沉浮中辍，最后结束于1947年，前后大约持续了近三十年之久。这个副刊谈教育、谈文化、谈艺术、谈政治、谈社会、谈历史、谈哲学。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沫若、沈雁冰、张闻天、叶圣陶、宗白华、郁达夫、田汉、俞平伯、冰心、许地山、王统照、徐志摩、傅雷、曹聚仁……本世纪许许多多最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都曾在这里登台亮相，发表文章。三十期间，这家报纸的副刊，前后发表了多少有影响的佳作，推出了多少学界新秀，提出了多少有价值的问题，引进了多少新鲜的思想，已经成为一个值得专门研究的课题，不是在这里三言两语就能够说得清楚的。我们想说的只是，第一任编辑张东荪先生在《学灯宣言》中声明的宗旨“屏门户之见”，“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这套丛书与当年的“学灯”副刊没有渊源关系，今天我们也没有能力请来那么多鸿儒硕学汇聚一堂。但我们也想点起一盏“学灯”，屏门户之见，为当代学者开辟一块言说思想的园地。

人类已经步入了新的世纪、新的千年。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隐约感到，一个百家争鸣、万船竞发的思想文化格局，行将在中国出现。我们组织这套丛书，就是想为这个格局尽早形成，尽一份心意。

既然屏门户之见，这套丛书就不是一个学派、一路观点、一种思想主张，而是一个开放的园地，只要是有思想有文采的文集，我们都予以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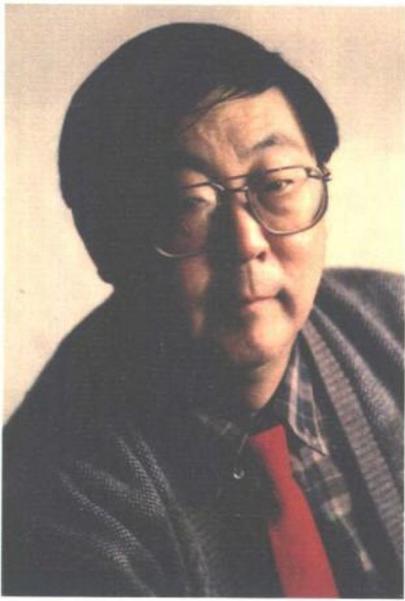
但我们也有自己的希望。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文风应当是明白的、流畅的，而不是晦涩的、含混的；应当是朴实的、诚恳的，而不是虚伪的、造作的；应当是言之有物、论之有据的，而不是故弄玄虚、大而无当的；应当是关注现实、直面人生的，而不是回避现实、不着边际的；应当是平等待人、以理服人的，而不是武断霸道、强词夺理的；应当是独立思考、自成一说的，而不是因循权威、代圣立言的。

今日之域中，人声喧嚣，世风浮躁。真正的思想者往往寂寞而孤独。愿我们这套丛书，能够把他们散落的思想火星集中起来，形成一盏灯火，化作我们民族的文明之光。

2001年5月

2001.5.2



陈漱渝小传

1941年7月25日（闰六月初二）生于四川重庆歌乐山中央产院。祖籍湖南长沙。1957年考入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1962年毕业，分配到北京西城第八女子中学（现名鲁迅中学）任语文教师。1976年4月正式调入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至今。现任研究馆员，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兼职有：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国家文物局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副会长、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南社及柳亚子研究会理事。

主要著作有：《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散文集）、《五四文坛鳞爪》、《甘瓜苦蒂集》（学术随笔）、《倦眼朦胧集》（学术随笔）等数十种。

目 录

第一辑 文苑名贤

人之子——鲁迅	[3]
许寿裳先生殉难五十年祭	[11]
中国副刊的革新者孙伏园	[22]
飘零的落叶	
——胡适晚年在海外	[31]
东有启明 西有长庚	
——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	[52]
两峰对峙 双水分流	
——胡适与周作人	[69]
“相得”与“疏离”	
——林语堂与鲁迅的交往史实	[105]
“性博士”传奇	
——平心论张竞生	[129]

第二辑 序跋选粹

“毋求备于一夫”

——读曹聚仁著《鲁迅评传》 [157]

“高山安可仰 徒此揖清芬”

——大型资料集《回忆鲁迅先生》序 [173]

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

——刘炎生著《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史》序 [189]

五四前驱 国学健将

——《钱玄同文集》序 [198]

怀人以述志 纪实以明史

——《二十世纪中国作家怀人散文》序 [206]

丘比特与缪斯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情与爱丛书》总序 [212]

《鲁迅与高长虹》序 [218]

流派纷呈 风格各异

——《现代小说风格流派名篇》序 [225]

云霞出海曙，辉映半边天

——《回忆女作家丛书》序 [238]

寻求新的突破

——《萧红与中国现代文学》序 [248]

第三辑 艺文管见

关于左联评价的几个问题

——在左联成立 70 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255]

“只留清气满乾坤”

——建国后鲁迅研究断想 [265]

丁玲·女性文学·女权主义

——在第七次全国丁玲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275]

认准航道，飞出美丽的线条

——关于“台语文学”的对话 [283]

幽默杂谈

——1995 年 11 月应台湾空中大学达言社之

邀而讲 [289]

褒贬自有春秋

——读《夏衍谈“左联”后期》 [307]

事实与如何看待事实

——陈炳良教授《鲁迅与共产主义》读后感 [317]

着了魔的心理分析

——读序有感 [328]

由《收获》风波引发的思考

——谈谈当前鲁迅研究的热点问题 [332]

中国现代先进文化的活性传统 ——在江苏鲁迅诞生 120 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 总结发言	[352]
附录：	
日本近代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365]
跋语	[393]

第
一
辑

文苑名贤

人之子——鲁迅

据说，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神早向人类下过一道神谕：“认识你自己！”这个神话对于人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为人是宇宙间最伟大的生命，对人的哲学理解是古今中外哲学家的一个永恒主题。如果我们对人类本身都缺乏正确认识，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和彻底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一切迫切问题。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人对自身的认识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歧义迭出、争议不止的问题。难怪乎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尖锐指出：“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所谓“人论”，就是人把自身作为对象来自觉思考的一门学问，是人类精神觉醒的显示。它是文化理论的中心部分，也是人类思想史、认识史上的重要部分。作为一个为祖国、为民族殉道的“人之子”，作为一位自觉探讨人的问题的思想家，鲁迅全部文化活动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对人的主体性给予了从始至终的关注。在鲁迅约 300 万字的著作中，“人”这个字眼共出现了 21362 次；也就是说，鲁迅每写 140 个字，其中就有一个“人”字。无论是关于个人的问题，还是关于民众的问题，他都讲得很多。在《准风月谈·晨凉漫记》中鲁迅还谈到，他准备择取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着中国人性质之一的人物，作一部中国的“人史”。但由于环境险恶和身体日衰，鲁迅的这一宏愿并未实现。但他的全部杂文和创作，其实就可以视为一部新论纷呈、结构奇特的中国人史，其思想文化内涵绝对超过了英国学者卡莱尔（T·Carlyle）的《英

披沙简金

雄及英雄崇拜》和美国作家爱默生（W·Emerson）的《伟人论》。研究鲁迅对人类——特别是对中国人自身的认识，应该成为鲁学领域最高的探究目标。

在西方，由中古向近代过渡的15、16世纪是一个“人的发现”的伟大时代。在这个启蒙时代，人取代神成为了一切思考的中心。理性不再是上帝随心所欲的意志，而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人文主义的思想家们不再用宗教观念来诠释历史，而力图通过人的现实活动来探求社会历史的因果。早在90年前，鲁迅在他的文言论文《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中，就热情赞扬了16世纪初发生于德国的宗教改革。这场提倡信仰自由和个人理性的运动，揭开了近代思想革命的序幕，宣布了一个世界史上的大欺骗时代的结束。鲁迅高度评价了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家的历史贡献，认为他们跟克伦威尔、弥尔顿、华盛顿、卡莱尔一样，孕育了人类精神的艳丽花朵。

在中国，历来存在尊重和维护人的尊严和权益的思想传统。但是，在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值。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一，是重人际关系而不重个人价值。所以鲁迅在1925年撰写的《灯下漫笔》中，把中国人此前经历的时代概括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就是董仲舒本人，也是一个为巩固封建四权（神权、皇权、族权、夫权）提供政治伦理依据的思想家。在他看来，人分为“圣人”“中人”和“斗筲”三类。圣人是代表天意来施教化的，是善的代表；斗筲是有恶无善的小人，是恶的代表。广大民众即“中人”，则是必须通过教化才能成善的人。董仲舒对“民”字的解释是：“民之号，取之于暝也。”也就是说，在他看来，老百姓就是浑浑噩噩、愚昧不明的人，因此天生就应该处在“治于人”的地位。

在中国历史上，关于人的现代性的探索，开始于封建社会行

将进入坟墓的明清之际。从那时到 80 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大体上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以早期启蒙思想家李贽、戴震等人为代表，他们肯定“人欲”，肯定人的“自然之性”，提倡以“人欲”对抗天理，显示了中国人个性觉醒的萌动。第二次以近代启蒙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为代表。康有为反对等级人性。他从气质自然人性论出发，提出了“人性平等”观。梁启超要求把每个人的天赋良能都发挥到十分圆满的地步。他认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原因，就是人民的个性被国家所吞没（《欧游心影录》）。在“个性中心论”的基础上，梁启超又进一步提出了“新民说”，希望中国人塑造出以自治、自尊、自信、自强、自立、进取、冒险、坚毅、尚武为特色的理想人格。严复是被鲁迅称为“十九世纪末中国感觉敏锐的人”。我体会，鲁迅所谓“感觉敏锐”，就是指严复强烈感受到了中国人的生存危机：大到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中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被挤出，小到由于北京交通混乱许多孩子可能在车轮马足之间被碰死。严复译述《天演论》的目的，就是唤醒中国人认识并顺应“天演”进化的规律，实行维新变法，奋发图强，免遭亡国灭种的厄运。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批朝气蓬勃的文化激进主义者更以全面、系统的现代理论，掀起了关于人自身现代化探索的第三次高潮。他们不单纯从科学技术的不发达来反省中华民族在近代落后的原因，也不单纯从政治制度的僵化来反省中华民族在近代落后的原因，而是深入到文化机制本身来探求“新人”“兴国”的良策，来解决民族文化体系、国民劣根性跟民族振兴事业之间的矛盾。正是在这一点，五四前驱者表现出了对魏源、张之洞等洋务派的超越和对以康有为、谭嗣同等为代表的改良派的超越，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被誉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

早在日本弘文学院留学时期，鲁迅就跟志同道合的友人探讨

披沙简金

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许寿裳先生正确指出，鲁迅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毕生孜孜不懈。他办杂志、译小说，主旨重在此；后半生创作数百万字，主旨也重在此。因此，不研究鲁迅的人论，就没有进入到深层次的鲁迅研究，就不可能对鲁迅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局限作出准确的评估。

鲁迅在放弃学医而从事于文艺运动的开端，就对人的问题给予了全面的关注。他早期的五篇文言论文虽然论述各有侧重，但都是以人的问题为聚焦点。《人之历史》介绍西方生物进化学说——主要是德国恩斯特·海克尔的人类种系发生学，以使中国人正确了解人类的起源及其系统。《科学史教篇》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发展史，阐明了科学对人类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就是在这篇文章中，青年鲁迅深刻指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同步发展，是人性全面发展的保障。在清朝末年，26岁的鲁迅就提出了“致人性于全”的思想，这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制度高度统一的社会。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是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学说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把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据为己有。”难怪乎中国鲁迅研究会的老会长周扬重读这篇论文之后，惊叹鲁迅是一位天才！《文化偏至论》批评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以平庸的多数压抑杰出的少数的偏颇，以及西方在发展物质文明过程中对个体精神的扼杀。在这篇重要的文献中，鲁迅提出了由“立人”进而建立“人国”的主张。毋庸讳言，青年鲁迅当时不可能对斯谛纳尔的极端个人主义、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尼采的超人主义有全面深刻的了解，他当时对于“立人”和建立“人国”的具体途径也缺乏明晰的认识。但鲁迅提出的“重个人”绝非鼓吹损人利己，而只是为了捍

卫人类尊严和个性价值，张扬自我意识和自觉精神。他提出的“非物质”也绝非反对物质文明本身，而只是揭露物欲膨胀、精神萎靡的社会病态。鲁迅在同一篇论文中就明确指出：“物质文明，即现实生活之大本。”鲁迅的另一篇文言论文《摩罗诗力说》，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一篇介绍西方积极浪漫主义诗歌流派的文学论文，而实质上是为了寻求复仇和反抗的呼声，催促精神界之战士的出现。至于那篇原文未完的《破恶声论》，因为没有准确区分神话与迷信、民间风俗与迷信陋习以及科学信仰和宗教信仰之间的界限，长期以来未能受到鲁迅研究界的应有重视。但只要我们稍微认真地阅读这篇文章就能体会到，鲁迅要大力破除的“恶声”就是那种愚昧盲从、随波逐流的声音，其目的是为了焕发国人心灵的光辉，抒发各自内心的呼声，使人们能够特行独立，保持个性，防止“自我”淹没于“大群”。要求“人各有己”，难道不正是近代中国人接近彻底觉悟的标志吗？所以，我认为要研究鲁迅早期的人论，就必须把上述五篇文言论文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看待。

由于人类本身和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对人的探究和认识也必然处在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当中。鲁迅在他生平活动的中期和后期，又辩证阐明了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他关于建立“人国”的朦胧理想也进一步发展而为确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的政治信念。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拿来主义》等文中，他还提出了构筑现代文化人格（包括智力心理结构，道德心理结构，审美心理结构）的正面主张。这些都标志着鲁迅思想的伟大飞跃。不过，我认为，在鲁迅的人论中，最值得我们珍视和研究的还是下面两个部分：一是他对中国国民性全面而深入的剖析，二是他运用人的本体论的观点对中国社会具有不同社会本质的人群所作的归类划分。

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病根的诊断有纲有目。他认为中国精神的